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八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侯官李彥章校刊

詩法論

歐陽子援揚子制器有法以喻書法則詩文之頼法以定也審矣忘筌忘蹄非無筌蹄也律之還宮必起於審度度卽法也顧其用之也無定方而其所以用之實有立乎法之先而運乎法之中者故法非徒法也法非板法也且以詩言之詩之作作於誰哉則法之用用於誰哉詩中有我在也法中有我以運之也卽其同一詩也同一法也我與若俱用此法而用之之理用之之趣各有不同者不能使子面如吾面也同一時同一境同一

事之作而其用法之所以然必不能得之於子師不能傳之於弟即同一在我之作而今歲不能仿昨歲語今日不能用昨日之語況其隔時地分古今而強我以就古人之法強執古人以定我之法此則蔑古之尤者也而可謂之效古哉故曰文成而法立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原也有立乎其節目立乎其肌理界縫者此法之窮形盡變也杜云法自儒家有此法之立本者也又曰佳句法如何此法之盡變者也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則先河後海或原或委必求諸古人也夫惟法之盡變者大而始終條理細而一字之虛實單雙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後接筍

乘承轉換開合正變必求諸古人也乃知其悉準諸繩墨規矩悉效諸六律五聲而我不得絲毫以巳意與焉故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應有者盡有之應無者盡無之夫然後可以謂之詩夫然後可以謂之法矣

格調論上

詩之壞於格調也自明李何輩誤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於格調而僞體出焉非格調之病也泥格調者病之也夫詩豈有不具格調者哉記曰變成方謂之音方者音之應節也其節卽格調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章卽格調也是故噍殺嘽緩直廉和柔

之別由此出焉是則格調云者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時一代所能專也古之爲詩者皆具格調皆不講格調格調非可口講而筆授也唐人之詩未有執漢魏六朝之詩以目爲格調者宋之詩未有執唐詩爲格調卽至金元詩亦未有執唐宋爲格調者獨至明李何輩乃泥執文選體以爲漢魏六朝之格調焉泥執盛唐諸家以爲唐格調焉於是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格調之是泥於是上下古今只有一格調而無遞變遞承之格調矣至於漁洋變格調曰神韻其實卽格調耳而不欲復言格調者漁洋不敢議李何之失又惟恐後人以李何之名歸之是以變而言神韻則不必講格調者之滋弊矣然

而又慮後人執神韻爲是格調爲非則又不知格調本非誤而全壞於李何輩之泥格調者誤之故不得以不論

格調論中

熟精文選理非謂效其體也漁洋先生乃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故李滄溟之純用選體者直謂唐無五言古詩矣所謂唐無五言古詩者正謂其無選體之五言古詩也先生乃謂譏滄溟者不合其下句觀之而但執唐無五古一句以歸咎於滄溟滄溟不受也豈知滄溟之咎正專在此唐無五言古詩一句乎彼謂唐之古詩皆不仿效選體耳豈知唐古詩正以不仿選體爲正唐人

尙以不仿選體爲正而後之爲詩者轉欲選體之仿耶此所謂舛也且卽以選體言之文選自漢魏迄齊梁非一體也而概目曰選體可乎如謂文選諸家之詩共合而目爲選體則只一體非衆體矣中間何以復有擬古之作乎卽觀選詩中有擬古之篇則知古之上復有古焉何可泥執而混爲一乎泥而一之則是蔑古而已此則正受古人之憾正受古人之笑而已矣然則學之汲古師古何爲也哉曰聖言好古敏求而夏殷之禮不能於杞宋徵之凡所以求古者師其意也師其意則其迹不必求肖之也孔子於三百篇皆弦而歌之以合於韶武之音豈三百篇篇篇皆具韶武節奏乎抑且勿遠稽

三百篇即以唐音最盛之際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
屬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謝顏之作者乎宋詩盛於
熙豐之際蘇黃集中有一效盛唐之作者乎直至明朝
而李何在前王李踵後乃有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之說
因而遂有五言必效選體之說五言不效選體則謂之
唐無五言古詩然則七古亦將必以盛唐爲正矣則何
不云宋無七言古詩而彼不敢也是以漁洋代爲下轉
語曰蘇詩七律不可學是則直曰蘇無七律而有其七
律夫然後可以繼李滄溟之論耳漁洋豈但謂蘇七律
不可學又謂白詩不可學夫謂七律宜宗盛唐則杜固
居其正無疑也然又謂五古宜宗選體選體之說不能

旁通也故又變格調爲神韻而以王孟韋柳當其正則杜之五古又居其變同一杜詩而七言居其正五言居其變然則仰窺弦歌韶武之音其將必以清廟思文之什爲正而東山鴟鴞之音爲變乎其將何以爲後學者之準式吾故曰作詩勿泥選體

格調論下

化格調之見而後詞必已出也化格調之見而後教人自爲也化格調之見而後可以言詩化格調之見而後可以言格調也今且勿以意匠之獨運者言之且勿以苦心孤詣戛戛獨造者言之今且以效古之作若規仿格調者言之古之擬樂府者若行路難其初本以行旅

閱歷言也其後漸擴寫情事矣若巫山高其初以雲雨十二峰言也其後漸以曠望之懷言矣如原題所指某事而後來擬作變而推廣者不可勝原也惟其如此所以頗有樂府解題也若使其後來擬作悉依原本爲之則何爲而有解題之作乎又如鄴中集之有擬作江文通之有擬作丹素甘辛之喻亦特就其體制而申析之以爲此某家之格制如此則其後來學者之引伸類長不皆如此又可知也若使人人篇篇悉依仿此式而爲之則曷爲拈此以擬出之哉又若阮陳以後詠懐感遇諸篇皆名曰效古也後人詩集亦多效之亦正可見其全集諸作皆不執此體式而特假此題様以見端此亦

正是古調不盡可概施之徵驗而已矣然吾舉此如江文通擬古之作如陳伯玉感遇之作特其偶一爲之可耳蘇子美之四言非復韋孟之四言也四言古制也尚且如此況五七言乎東坡之和陶非復柴桑之五言非復左司之五言也五言近古尚且如此況七言乎今如鐫類帖於石者其首卷必黃庭樂毅洛神東方讚諸古楷也或其所据之本出於某代某家中間實有訂正糾訛者則可耳不則陳陳相因誰其賞之乎今編刻一集其卷端必冠以擬古感興諸題而又徒貌其句勢其中無所自主其外無以自見者誰復從而誦之夫其題內有擬古仿古者尚且宜自爲格制自爲機杼也而況其

題本出自爲其境其事屬我自寫者非古人之面而假古人之面非古人之貌而襲古人之貌此其爲頑鈍不靈泥滯弗化也可鄙可恥莫甚於斯矣吾自日接親戚賓友有必應言之言有必應答述之語而顧妄作戲場優伶之聲音色笑以爲中節雖奴隸之愚賤村野之牧豎皆將起而非笑之而操觚者顧自蹈之豈理也哉

神韻論上

詩三百篇聖人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韶武古樂也盛德之所同也謂清廟猗那合之可也謂節南山雨無正合之可乎謂關雎鵲巢合之可也謂株林匪風合之可乎是必有標乎音之本者矣以其義言之則聖

人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以其音言之則曰樂不淫哀不傷曰各得其所曰洋洋盈耳而未有一言該其所以然者音之理通於徵而音之發非一緒在善讀者領會之而已況乎漢魏六朝以後正變愈出愈棼而豈能撮舉其所以然盛唐之杜甫詩教之繩矩也而未嘗言及神韻至司空圖嚴羽之徒乃標舉其槪而今新城王氏暢之非後人之所詣能言前古所未言也天地之精華人之性情經籍之膏腴日久而不得不一宣洩之也自新城王氏一唱神韻之說學者輒目此爲新城言詩之祕而不知詩之所固有者非自新城始言之也且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神字卽神韻也杜云精熟文

遷理韓云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杜牧謂李賀詩使加之以理奴僕命騷可矣此理字卽神韻也神韻者徹上徹下無所不該其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其謂鏡花水月空中之象亦皆卽此神韻之正旨也非墮入空寂之謂也其謂雅人深致指出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二句以質之卽此神韻之正旨也非所云理字不必深求之謂也然則神韻者是乃所以君形者也昔之言格調者吾謂新城變格調之說而衷以神韻其實格調卽神韻也今人誤執神韻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見欲以肌理之說實之其實肌理亦卽神韻也昔之人未有專舉神韻以言詩者故今時學者若欲目神韻爲新城王氏之

學此正坐在不曉神韻爲何事耳知神韻之所以然則知是詩中所自具非至新城王氏始也其新城之專舉空音鏡象一邊特專以針灸李何一輩之癡肥貌襲者言之非神韻之全也且其誤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則彼新城一叟實尚有未喻神韻之全者而豈得以神韻屬之新城也哉

神韻論中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道而立非界在難易之閒之謂也朱子集註蓋偶用某家之說以中爲難易遠近之中閒此中字一誤會則而立二字亦不得明白矣道無邊際之可指道無四隅之可竟道

無難易遠近之可言也然而其中其外則人皆見之中道而立者言教者之機緒引躍不發只在此道內不能出道外一步以援引學者助之使入也只看汝能從我否耳其能從者自能入來也道是一個大圈我只立在此大圈之內看汝能入來與否耳此即詩家神韻之說也今以藝事言之寫字欲運腕空靈即神韻之謂也其不知古人之實得而欲學其運腕空靈必致手不能握筆矣知其所以然則吾兩手寫字其沉鬱積力全用於不執筆之左手然後其執筆之右手自然輕靈運轉如意矣以爲文之理喻之則即据上游之謂也然則何以能得神韻乎曰置身題上則黃鵠一舉見山川之紆曲

再舉見天地之圓方文之心也文之骨也法外之意也夫然後可以針對痴肥貌襲之弊也彼痴肥貌襲正恐坐在題中舉眼不見四周之輪光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痴肥既不可削枯又不可似既非也不似又非也是以李何因謬王李又謬抑湯若士徐天池輩之矯變李何亦又非也抑且公安竟陵之矯變李何又無謬不出也然而新城以三昧標舉盛唐諸家盛唐諸家其體盛大貌其似者固不能傷之徒自敝而已矣矯其說者一以澄夐淡遠味之亦不墮一偏也何者盛唐元是眞詩橫看成嶺側看成峰隨其人自得之而已矣至於舉明朝徐昌穀高又業之一得遂欲於五言截

去杜韓蘇黃以下直以此接漢魏盛唐作者則又非正
論矣夫陳伯玉之在初唐以上接漢魏可也韋左司在
中唐以接陶亦可也高徐皇甫諸家在明以遥接漢魏
盛唐則不可也此則言神韻者之偏辟也綜而計之所
謂置身題上者必先身入題中也射者必入彀而後能
心手相忘也筌蹄者必得筌蹄而後筌蹄兩忘也詩必
能切已切時切事一一具有實地而後漸能幾於化也
未有不有諸已不充實諸已而遽議神化者也是故善
教者必以規矩焉必以彀率焉神韻者以心聲言之也
心聲也者誰之心聲哉吾故曰先於肌理求之也知於
肌理求之則刻刻惟規矩彀率之弗若是懼又奚必其

言神韻哉

神韻論下

詩以神韻爲心得之祕此義非自漁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詩家之要眇處古人不言而漁洋始明著之也神韻者非風致情韻之謂也吾謂神韻卽格調者特專就漁洋之承接李何王李而言之耳其實神韻無所不該有於格調見神韻者有於音節見神韻者亦有於字句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有於實際見神韻者亦有虛處見神韻者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亦有於情致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此其所以然在善學者自領之本不必講也吾既爲漁洋之承李何而

不得不析言之乃今又爲近人之誤會者更不得不析言之世之不知而誤會者吾安能一一析之今姑就吾所近見其最不通者莫如河間邊連寶之論詩目漁洋爲神韻家是先不知神韻乃自古詩家所共具漁洋偶拈出之而別指之曰神韻家有是理乎彼既不知神韻是詩中所固有矣乃反歸咎於嚴儀卿之言鏡花水月涉於虛無爲貽害於後學此非罵嚴儀卿也特舉以罵漁洋耳漁洋詩專取神韻而不能深切則誠有之然近日之譏漁洋者持論皆不得其平也請申析之詩自宋金元接唐人之脈而稍變其音此後接宋金元者全恃眞才實學以濟之乃有明一代徒以貌襲格調爲事無

一人具眞才實學以副之者至我
國朝文治之光乃全歸於經術是則造物精微之祕衷諸實際於斯時發洩之然當其發洩之初必有人焉先出而爲之伐毛洗髓使斯文元氣復還於冲淡淵粹之本然而後徐徐以經術實之也所以賴有漁洋首倡神韻以滌蕩有明諸家之塵滓也其援嚴儀卿所云鏡中之花水中之月者正爲滌除明人塵滓之滯習言之卽所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之一語亦是專爲騖博滯迹者偶下砭藥之詞而非謂詩可廢學也須知此正是爲善學者言非爲不學者言也司空表聖詩品亦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夫謂不著一字正是謂函蓋萬有也豈以

空寂言耶漁洋之詩雖非李何之滯習而尚有未盡化滯習者如詠焦山鼎只知鋪陳鐘鼎款識之料如詠漢碑只知敘說漢末事此皆習作套語所以事境偶有未能深切者則未知鋪陳排比之即連城玉璞也蓋漁洋未能喻熟精文選理理字之所以然則必致後人誤會詩有別才之語致墮於空寂則亦當使人知神韻初不如此而豈可反誤以神韻爲漁洋咎乎若趙秋谷之議漁洋謂其不切事境則亦何嘗不中其弊乎學者惟以讀書切己爲務日從事於探討古人考析古人則正惟恐其不能徹悟於神韻矣神韻者視其人能領會非人人皆得以問津也其不能悟及此者奚爲而必強之其

不知而強附空閒以爲神韻與其不知而妄駁神韻者皆坐一不知之咎而已不知何害不知爲妄議則爲害滋甚耳

唐人律詩論

律詩則自唐始也其必以唐人律詩俎豆不祧無疑也然而源流升降之故難言之矣古詩自漢魏訖陳隋其正變得失人皆知之至於律則概之曰唐律云爾豈惟渾概云唐律哉乃至言五律者專習爲大歷十子以爲五律之正也乃至近日言七律者亦自中晚唐作者言之其他人不知者勿論已卽以新城王漁洋深於詩者亦首舉劉文房七律以教後學然則古詩第從何逐吳

均以下爲圭臬也可乎論古詩者必由建安黃初以求諸謝鮑則唐律自必由右丞少陵基之未有可畏難而小就者也若近人之拈舉賈長江姚武功五律者則將謂古詩必以齊梁陳之作爲職志歟夫中晚以下諸家非不欲效右丞少陵也力不勝也夫在唐時中晚諸家力所不能勝者而後人顧能勝之乎曰非欲人人皆學右丞少陵也詩之理則實如此而已矣士人束髮入塾未有先誦子史集者必先誦讀孔孟之書豈人人能效聖賢乎讀書之理則如是也然雖非人人能效爲聖爲賢而自帖括取士以來凡操筆爲文者皆自言孔孟之言始其法行之歷數百年矣較昔之詩賦論策取士坦

而易趨者布帛菽粟近於日用飲食之需也未有疑其違道轉遠者也若作詩則切巳言志又非代古立言之比至於律詩則更非衍擬古效古之比矣唐之玉溪樊川已不肯爲大歷以後之律詩至蘇黃而益加厲矣此卽教人自爲之理也至於放翁遺山道園律詩則眞克自爲矣有一篇之襲唐調乎惟遺山五律不克自振吾已詳言之矣夫惟曰與古人相劘切日以古作者自期而後無一字之襲古也夫惟無一字襲古而後漸漸期於師古也豈特律詩也哉

徐昌穀詩論一

今之說詩者皆曰迪功集雅音也歎歎等五集鄭聲也

然而爲吳下詩派者則曰少作其本色也改從北地者其變也爲之說者則又曰廸功集師古而仍存吳音非學北地也然而廸功集是其手定歎歎等五集則其所棄餘也故善言詩格者必以爲昌穀深得於空同師資之力矣然空同序其詩曰守而未化蹊逕存焉是必空同之詩能化蹊逕者而後議其未化也今試取李徐二家詩所學杜李盛唐諸家分刌切比而絃歌之其孰果能化歟曰均弗化也均弗化則奚以未化譏之然則李子之意蓋自謂其能化也久矣何者少陵供奉之詩縱橫出沒不主故常彼空同者未能知其故也然亦未嘗不自以爲出沒縱橫不主故常也而顧視徐子之紹古

爲篇者專近於執著摹擬矣故毅然譏之曰未化也夫徐子舍其少作以就李之所學李則學古徐亦學古等學古耳顧使李子目以蹊逕未化反不若其少作可以跌宕自憙者此於徐子之心果甘若是乎然吾揆諸徐子之心而知其實若是也夫李雖與徐同師古調而李之魄力豪邁恃其拔山扛鼎辟易萬夫之氣欲舉一世之雄才而掩蔽之爲徐子者乃偶拈一格具體古人以少勝多以靜攝動藉使同居蹈襲之名而氣體之超逸據其上矣故曰揆徐子之意如此也然則徐子自知其爲蹈襲歟曰不知也不知而何故蹈襲之曰非此不足以洗滌其少作也然則少作五集果鄭聲而廸功集果

雅音歟曰噫是亦目論矣五集之詩縱披沙多而揀金少然亦未嘗無偶然造詣之處若合其後來所謂天然神秀者中間一二浮詞或不免反謝之是以激而爲明妃遠嫁之詠亦其勢使然也客曰綜前後論之究以何者爲正曰迪功集其正也曰以迪功集爲正矣而又不免譏其浮也襲也則迪功將何以自立曰迪功豪傑士也眞如所以自立矣然則改少作者不任咎也然則惟是五集之少作任其咎乎曰皆不任咎也皆不任則咎於誰任之曰吾反覆前後之詣執兩端叩之則任厥咎者惟一師資之李子耳夫徐子知少作之非悟學古之是此時若有眞實學古之人必將引而伸之由性情而

合之學問此事遂超軼今古矣李子本具蹈襲之能事以其能事貶其良友以如此清才而所造僅僅如此爲可惜也以如此能改之毅力而所改僅僅如此爲可惜也然吾非咎李子也曰時爲之也有李何之蹈襲不足以饜人心也又出一精於蹈襲之徐子而人心饜矣詩格成矣時論定矣在徐子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彼亦無如何耳

徐昌穀詩論二

馮子伯求篤嗜迪功詩欲予合輯而論次之適從時帆齋中借迪功集幷談藝錄又俾兒子樹培合諸家所選通寫爲二冊攜至灤陽寓舍竭二日之力遍讀而審擇

之附以諸家評語并系愚論如右而約舉之曰廸功詩七古不如五古七律不如五律七古七律又不如七絕蓋能用短不能用長也夫勢短字少則可以自掩其瘢故蹈襲者弗病也篇長則將何展接乎是以凡能用短不能用長者皆執一而廢百者也然而陶韋之短篇則眞短篇也豈其襲之云乎由所病在襲故短亦襲耳人各有所讀之書所處之境所值之時不必其似也王新城眼力極高顧欲跨宋元數百年直以徐昌穀諸人上接六代三唐作者其然豈其然乎新城又獨題漢魏五言無過十韻者輒欲大雅工部八哀諸句其然豈其然乎然伯求生稟異才時帆博涉詩奧乃二君皆欲就

短篇以服習古人吾不能必謂短篇之執一也然而高蘇門勝此遠矣四明陳約之一序勝談藝錄遠矣

趙子昂論

出處大節人之本也藝文其末也趙子昂之仕元人皆譏之而其書人皆習之說者以爲此自二義不相妨也吾則欲合而論之者君子之論人也擇其要者權其重輕則可以尚論古人耳夫以出處之節與藝文之末擇而權之孰重孰輕乎則必曰出處爲重爲要矣然而吾欲合觀者何也以出處言則宋之王孫也不當出仕夫人而知之矣即以其詩集言之身在京師每懷退隱其本志也而究不能掩其出山之行迹以其學言之既承

敖繼公禮經之學又知疑尚書古文而究不能掩其書箕子以自解飾則其藝文更安足論然而世皆奉趙書爲模楷則非一日矣卽以董思白目短吳興而世或以文人相輕不能遽伸董而抑趙則究竟品趙子昂者取其書以薄其人耶吾則謂子昂出處之大者人既皆知之又莫能以此全蔽之則何若以人所最取重之書法論之而其書之側媚取妍實非書之正格吾每見趙書之側鋒者笑曰奸佞體也俾後來學者專趨圓熟流便以悅人目而漸失古法此所爲害於學術人心者大矣此較之但執出處以概其生平者孰爲切中哉吾則又有說焉子昂大楷多側媚而小楷尙有存黃庭之遺意

者行書則實有淵深渾厚可入晉人室者專取其書法之深厚以槩其餘則子昂之眞品出矣上而米書下而董書皆極神秀皆有習氣以子昂之深厚例之則可以仰窺晉法其有功於學者視米董爲更優而無加世人轉不知此義乃於其有關學問之深者忽焉不察而斷斷焉徒譏其出處正是好立虛名而不求實得者是論古者之獘耳與子昂何有哉

復初齋文集卷第九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侯官李彥章校刊

養生論

養生之道勢逆而理順知順而不知逆則失其養知逆而不知順則失其養夫山棲草茹之輩吸朝霞而飲夜瀣自以爲得生理矣至於平淡冲虛寂處一室而富厚聲利不以攖其心者雖不言服食豈必遜之然必矜言世味之盡足傷生而名位事物舉觸所忌是談養生者必屏絕人事而後能之則又不然夫流泉不凍戶樞不腐充其大者至於日月星辰之躔度百昌動植之蕃滋無不新故相推轉旋爲用焉有枯槁寂默以爲生理者

哉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說者但以爲休息止息而莫知其爲滋息也莊子曰至人之息以踵此即貞下起元之義水歸於尾閭而發於星宿海陽極於碩果而動於不遠復氣滙於正子午而驗於平旦天地之大化日周行於羣生羣息之間而人之血脉應之故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利用安身乃所以善養也集義則氣充無是則餒操存則物長舍之則消世徒知濃味可以悅口美色可以悅目盛音可以悅耳而不知精理可以悅心也世又或知無憂患之爲養性無嗜無營之爲養氣而不知隨事研理素位居易之所以養安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明動而晦休日邁而月征不如是不可以爲人不

如是不足以盡生理養生之道如是而已工不治器則窳農不治穡則飢飲連夜以損其神眠至午以耗其精而高談淸福以逸豫爲樂勢分爲不足齒吾不知其所養也或曰以隨事盡理爲養生則感事而動所傷必多予應之曰天下固未有利中無弊者也善思其弊而豫防之可矣金石草木之藥雖有調劑庸無弊乎氣也者吾身自有之物所以待用也非所以退處也用之而稍過焉則善劑之以補其過焉胎息訣曰既思爲病不續爲藥吾常訪羅浮道院登白鶴峰至思無邪齋讀東坡之銘其詞曰乃根乃株乃實乃華金丹自成曰思無邪因反覆於二蘇子相與論養生之旨驗之禾莖苟節收

之虎故能離乃悅然曰事固有順而輔以逆者是故養生者逆數也黃陶庵曰昔賢遇讌集有女樂未嘗流盼以拇指掐中指至明日指痕尙在儉哉人欲乎然欲不用逆也得乎若彼繪燕几之圖著尊生之箋者固不必槩斥爲非養之正而樂天放翁之詩子久啟南徵仲之書畫皆自適其適以享大耋豈必有術也哉蓋無論學爲聖賢學爲一藝學爲長年皆不越孟子勿忘勿助之二言而其用之總在乎自然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所謂千塗萬轍皆可以適國者此也

制義江西五家論

制義之有江西五家也皆以深想重氣抉理奧而堅骨

力盡得乾坤之淸剛而發江山之秀異自成氣格不蹈故常者也後之能爲文者或就一家引而伸之耳至如羅楊之沉邃大士之淵厚或未能以至也而徒張大其名曰五家云爾是豈眞得乎五家之所以然者哉然而有說焉今日江西士習文體漸入於浮膚矣所以審其弊而救正之者果必以五家歟夫經訓之文以和平愉爲主而五家之文幽者峭者險而肆者各詣其極而惟變所適也今使學人之心思出蒼天而入黃泉驚八極而遊萬仭則經云博學而篤志又曰博學之愼思之吾又懼學人不善思之而惟才力之是騁矣然則由斯以談居今日爲文者竟弗敢涉手於五家乎夫今日士

子之心力薄弱極矣乃又禁之格之使望五家而河漢焉問其名則曰戒其偏也懼其恣也叩其實則曰便於時墨之庸俗也是之謂懲羹吹虀因噎而廢食耳是故爲江西今日文體計者學五家非也不學五家亦非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曰昨在臨江與諸生論七經小傳權衡意林諸書以經學之有二劉譬時文之有五家此則大意已曉然矣爲經學者當先從事於注疏而後及於師儒百家之說爲時文者當先研極於經傳而後及於藝林流別之派然則欲學人致審於五家之文乃轉置文藝勿論而專欲其窮經也其高才者則可矣不然則於爲文之格力不稍遠乎曰吾非欲置文藝勿論且

非欲置五家弗講也蓋有得乎五家之同歸而出於江西文體之至正而無弊者豈其必艾陳章羅楊之謂歟曰歐曾而已矣歐曾者經訓之文歐陽之文出於史遷出於韓而曾子固之文出於班固出於劉向學者誠能於二家之文熟讀而深思之則五家之所以爲五家者蓋亦不外乎此如是則出乎五家而非庸矣入乎五家而非偏非慫矣救五家之弊者當以中正救今日江西之文弊者當以深厚於中正求深厚則非歐曾不可上而經傳注疏下而帖括一以貫之矣

歐虞褚論

虞晉楷也歐褚唐楷也然虞伯施唐人其楷亦唐楷矣

綜論唐楷則必以歐陽爲圭臬乎吾故曰虞褚二家合而爲一歐陽也然則歐勝虞乎非也虞則猶是右軍以來江右字體羊薄之遺智永辨才之亞耳歐則獨立獨出是爲唐楷之正矣然則舉一歐陽而唐楷之法胥準是焉則又何必虞褚曰虞以渾融之褚以潤澤之故曰合二家而成一歐陽也竇尚輦之賦曰永興超出曰河南專精夫其所謂超出者非必言超於歐也所謂專精者非必言精於歐也然吾論二家而及於歐論歐而及於二家則此兩言者其可謂由中也矣尚輦又論褚曰價重衣冠名高內外澆漓後學而得無弊此四言者吾初以爲尚輦之過言也然而言之過者其言必有所因

董廣川之論褚也曰西京銅甬書近日王篛林之論褚也亦曰漢韓勑禮器碑夫褚書既銅甬禮器之似矣是淳古之極也淳古之極而目以澆漓尙輩雖失言不至斯之甚也嗟乎其所以爲淳古者斯其所以澆漓者也夫天地之運由質而文文明既敞之後復反於渾樸則有之矣所謂斲雕爲樸反本還淳者是也然此特言其槃耳若鼎烹綺繡之極而歸於布帛菽粟正也歸於茹毛飲血衣木葉之衣則非正也今使爲正書者復爲安陽刀幣齊莒化布之文可乎故褚之似銅甬者褚之老境耳非可以槃唐楷也必以是爲學焉則轉致後人之弱豪競奇者非所謂澆漓後學乎然此論古今書道之

運會則可而專以繩褚則不可故曰尙韋之過言也若褚之孟法師碑上追分隸矣而其分際恰到歐陽之體而止故曰潤澤之也若虞之廟堂碑卽見眞本者亦以爲峭直似歐故曰渾融之也然虞褚之廟堂孟法師者世皆不見其眞而世徒見鴈塔聖教之神力孤行伊闕三龕之古質獨造以此爲師古必致陳義過高力追夫邃古無上之品則與竇氏之譏褚者適相合也而虞之廟堂眞本及千文後七十餘字者又不可得見是以吾必斷化度醴泉以爲有唐正楷之極則焉爾

歐顏柳論

近時吳郡有蔣仙根者予嘗見其摹刻醴泉銘雖不能

造微然頗工穩既而又見所刻宅書乃不稱遠甚跋之者謂其精於歐顏又用敬客甎塔銘也予因記明之俞允文近日之王澍皆稱精於歐顏嗟乎斯蓋其所以不能造微者也夫唐人之書說者以魯公爲至然有當區別觀者蓋顏書上通右軍下開蘇米矣其於唐人則上通虞褚旁通徐柳而獨不可通於歐歐書亦上通右軍下開蘇米其於唐人也旁通虞褚薛諸家而獨不可通於顏且夫右軍之脈一也其在唐賢虞所得者正脈也歐所得亦正脈也顏所得亦正脈也通徹前後言之則顏得於褚褚得於虞也歐則與虞並得於右軍尚不若褚之爲虞所掩也況於顏乎然至於褚而其脈猶近至

顏則遠矣此亦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也世之並稱歐與顏柳者蓋見夫皇甫誕碑之峻峭醴泉銘之方整遂以顏柳之筋骨合之耳此所謂以目皮相也唐人之書直接右軍者二碑曰廟堂曰化度耳廟堂之法則有孔穎達碑嗣之化度蓋無能嗣者雖歐自書亦不能更有化度則不得已而以醴泉當之醴泉誠足嗣右軍顧其前半含蓄淳古殆將與化度同功至其後半則演迤而下漸以朗暢出之此則近日王澍之所驚爲極至而外人所以與多寶塔並論者也其病蓋在不知歐虞合一之理是以爲虞書者失之疎薄而爲歐書者純取方板一家之神理失而上下之源流全紊是以褚雖沿虞

之法且亦洩歐之巧而房元齡碑鴈塔聖敎序記倚不能與醴泉並論況於敬客之甎塔銘乎夫其似褚者已爲最高而論者乃謂顏書一洗虞褚之習然乎然而顏本出於篆猶柳亦源於古隸其發端之始未嘗不同而及其成家則畦畛迥判若以唐人論則虞爲集大成而褚顏柳皆可以詣其極歐則特立超出無上而同異之際未可輕論然則右軍之嫡嗣當別歐與顏爲二派猶之禪家有南北宗也虞雖統系之然而虞與歐兄弟也虞與顏則祖孫也褚於歐則兄弟之子猶子也顏柳於歐則親盡而不屬矣世又有以歐柳並稱者故不可以不論

化度勝醴泉論一

近日金壇王氏若林專習歐書而其論以前人化度勝醴泉之說爲非何歟夫化度在醴泉上昔人之論皆同然猶曰不必泥古說也且不聞若林之論篆書乎曰一要圓二要瘦三要參差又自釋之曰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卽此三語而化度醴泉之差數了然矣或曰彼自論篆非論楷也非論歐楷也吾應之曰劉有定注衍極曰蘭亭篆法也而化度則純乎蘭亭也醴泉亦純乎蘭亭也皆蘭亭矣則皆篆法也故二碑者歐書之極也唐人書之極也自古以來正書之極也或曰皆極矣子曷爲必辨之曰夷尹惠皆聖也而孔子智巧兼備五

岳皆鎮也而泰岱爲伯鍾張羲獻皆書家也而右軍古今爲法安得而弗辨之且夫遒逸之勝朗暢不辨可知也故拙者勝巧斂者勝舒樸者勝華西漢之文近質故勝東漢馬史之史用疎故勝班史畫家亦曰逸品在神品之上故太璞不完勝於彫琢也太羹不和勝於淳熬也五弦之琴淸廟之瑟勝於八音之繁會也天地發生之氣積於春而萬寶成於西春風沂水之撰在乎目前而禮樂兵農俟異日此其本末先後之間昭昭明矣書小技也而精其義可以入神宋元明以來品書者未必皆知道也而其論皆以化度勝醴泉今之能書而知問學者若林也而其論反是是奚以牖後進之士而衷於

一是乎故因臨是碑而反覆論之如此

化度勝醴泉論二

予去年得化度眞本吳門陸謹庭孝廉見而歎爲希有因說其少時於吳下見賈人持一本字更少於予本後有王虛舟跋墨色古香至今在目也及今春謹庭復北來云去年冬於其友人齋中見一本有陸子淵胡孝思二跋者尙不及予所得本及賈人本然亦眞本也予按其言卽弇州所得第二本則知虛舟所見之本不盡是翻本明矣然則虛舟不以化度勝醴泉之說爲是者蓋其病先中在長庚芒角一語夫歐書之蘊藉者蓋莫如此二碑矣卽醴泉且不當以芒角賞之況化度耶此所

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此二碑皆出自蘭亭而蘭亭根於篆筆此其不當以圭角見長尤爲可信然則虛舟直未解歐書者耶虛舟論褚書出禮器碑其論隸最不直鄭汝器可謂於書道有獨得者豈他書皆有所得獨於歐書祇效其皮膚耶凡今之士宜務含蓄以養氣質而已不止書法一藝也若虛舟此跋入於人心將使學率更者墮入異趣所關匪細故不得不再三辨之

宋人楷書論

吾不甚服歐陽薄鍾王書以爲等諸若畫藝事也然歐陽謂書必有法因以薄鍾王書猶之韓詠周鼓而薄羲之書耳韓詠周鼓而薄姿媚歐言書法而薄鍾王其言

則過也其意則吾蓋取之夫歐陽所云書必有法未明
言何等法也書法之法卽衛恆所謂書埶耳歐陽乃高
陳六書之義是書情也若作書而度其埶則米老云大
字欲似小字小字欲似大字小則宜寬綽有餘大則宜
結密無間此四言盡之矣山谷於大取鶴銘小取樂毅
此二言盡之矣抑唐文有云勢似欹而反正者一言盡
之矣夫欹未有不衷於正者也後世習姿媚而欹生者
知欹不知正也唐至歐顏純乎楷矣宋之蔡蘇黃米亦
能純楷乎吾見蔡以虞法爲行以顏法爲楷又見山樵
鶴銘之旁米作古楷而陸務觀作宋楷以米古楷程諸
山樵書則古今判矣陸楷則不必然也宋楷故也君子

好學以勿欺爲本宋楷則何必高陳古義哉高陳古義則蔑古之漸生焉後之爲米楷董楷者漸皆不講結構而自謂逼古其弊將不知所止吾所見宋楷若眉山任氏墓志若廬山山谷二尺以外大書則眞古義矣不則守宋人格轍何傷乎張温夫以書名於南渡而或稱其楷曰行書故不得不詳論之

明人小楷論

有明一代小楷宋仲溫第一仲溫小楷七姬帖第一吾題七姬帖云東吳生楷有明冠兒視枝山孫孟津蓋祝京兆嘗以天授推仲溫也承元人之雋逸變宋人之雄奇而漸可以問津羊薄矣至其後以全力規仲溫者乃

得一孫雪居耳然而枝山之學晉法得一王履吉復得一黃淳甫竟若據有明一代楷法之勝者亦猶徐廸功之談藝云爾明人書派結穴於董文敏文敏不多作楷而楷則淳古殆欲突過前人然若以結構尺度繩之則壽承公瑕在前子柔在後豈多讓哉故吾究不欲因枝山之學晉而竟薄衡山之學唐也善乎豐道生之論楷也獨推石熙明刻歐陽千文其有合於華陽隱居之蹟其即鶴銘之縮本矣夫論明人之書者固勝於論其詩然於五言詩竟專舉徐高以上下千古豈得已乎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侯官李彥章校刊

兆於南郊就陽位說

說者或執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以證邵子所謂先天八卦方位乾南坤北之說此不特不知卦位抑并不知南郊就陽位之義也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不云就乾位也就陽位也者於人事著其宜也於祀典著其宜也非於卦位著其宜也鄭氏注曰日太陽之精也方氏曰天秉陽日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若以鄭氏方氏之語傅合卦位則易卦離爲日豈不轉與八卦方位之離南適合乎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嚮明而治此以訓離卦之義非以訓乾卦之義則正當依此此祀天兆南郊主日之義以證離南之方位矣要之祀典自論祀典卦位自論卦位固不必援南郊主日以爲離之方位而豈必援以爲乾之方位乎總之此言祀典與卦之方位義無涉也蓋以祀事言則祀事者人君主之也人君南面謂之當陽也猶夫上節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既就人君答陽言之則與八卦之方位何與乎天統八方者也若就上天之尊言之則豈得就八方內專舉其一方以爲天之位在此乎乾則雖統八卦而八卦成列乾在其內矣乾在八卦之內則不得不與七卦分位故曰乾西北之卦此則就八卦成列並言之

實其本來具此位置者也是則乾可以方位言而天不可以方位言不可以方位言而祀典出於人事之秩禮則就人君之答陽以定其成禮之所在與所謂方位者不可同語矣蓋曰祭天於南郊未嘗曰天位在南也曰祭地於北郊未嘗曰地位在北也事理判然文理判然而豈得援以證邵子卦圖乎

易漢學宋學說答陳碩士

碩士爲山木易注序以山木治易本於程朱謂今人因資州集解以演測荀虞不如求諸程朱此固然已然此論不惟不足以饜演測漢學者之心也抑且愈以張演測漢學之說何以言之凡今言易欲演測荀虞者豈其

欲求適於聖人之道歟特嗜博以炫於人而已今謂其不及程朱之入理彼將曰漢學自有深祕奚理學之云哉且荀虞諸家徵實處亦實有宋儒所未及者昔常熟毛氏鋟諸經注疏序之者乃謂儒林與道學分而傳注箋疏無復遺種是誠欲判漢學宋學爲二途矣彙梓經說者於易則資州李氏於春秋則江陽杜氏於禮則崑山衞氏蓋古經說多賴以存者杜之於春秋則偶系以已意衞則於禮皆据前言也李雖於易亦有附已意者而每同一簡中二說歧出特並存以供採擇焉爾夫理至宋儒而益明訓辭至宋儒而益密然而古訓故有必不可改者宋儒自恃理明而徑改之是則授議者以攻

辨之端矣然荀虞之於易又非毛鄭之於詩可例觀也古訓故則有必不可改者若荀虞非訓故比也此當就王弼之舍象變與漢儒之執象變平心擇之亦實有荀虞摭据極當者王注不及知即程朱亦未及詳也若此類者吾嘗取其一二條竟當實漢學如球圖矣惟其然也然後合諸宋儒之說理以問津於入聖之路則質諸東山堂室孰爲得其要歟此則不待煩言而千古之指歸定矣是故欲仲朱子傳義者必先知古注之不可輕廢又必詳攷某條實朱子未定之論不泥不滯而後其說長也然而程傳之過泥大象與朱傳之過信先天方位又焉得不謹記之愼於尊程朱乃所以能尊程朱也

山木之於易猶是時文家言耳昔嘗與其仲子言而玆不具贅云

古銅戈說

海鹽吳槎客騫寄示銅戈摹本二且曰騫疑釋禮家以胡內接柲者爲內非也愚按考工記鄭注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賈疏云內倍之者據胡下柄入處之長也胡以內接柲者卽柄也歙程易田嘗著戈戟考云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攷工記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卽內也內衡貫於柲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

援接內處下垂者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戟之制內也胡也援也猶之乎戈之內也胡也援也其刺則胡上冒援而枝出者也內胡援制四相際交午於中不似戈形三相際平其上而不交午也戟之援衡如內之平而內小卻焉戈之援昂然如橋衡其衡不與內之平相應故戈之倨句外博外博者援與胡從衡不正方也戟之倨句中矩中矩云者援與胡一從一衡適正方也所以然者戈無枝其上徒平故使其援外博焉而不合中矩也方綱嘗以所見古戈驗之易田此考正與宋黃長睿之辨相合黃氏銅戈辨曰攷工記冶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注戈今句孑戟也內謂胡以內

接柲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戈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𠛱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蹟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槊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故冶氏之職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咮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欵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咮又胡垂柲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也据長睿此辨與槎客易

田之說皆符合矣所難者向來讀鄭注賈疏皆以爲似眞兵耳所以陳祥道禮書亦曰內謂柲所以受胡者也陳氏之圖既繪爲援上而胡下近時戴東原攷工記圖更因而詳之謂直刃通長尺二寸下接柲爲內凡六尺六寸皆由於未見古戈之形制而妄逞臆說非一日矣然方綱竊謂鄭注本不誤而後人傳說之誤耳詳觀鄭注曰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此句本謂胡之旁向裏者爲內也其曰接柲云者亦謂其銜接處與柲之質相附非謂從其末而受之也後人傳訛蓋由於賈疏胡下柄入處一語而致誤耳鄭未嘗言胡下也止云胡以內耳賈則誤會而云胡下是從來之失皆失自賈疏也又鄭

注所云援直刃也者乃引先鄭之說云爾先鄭之全文今不可見味此二語云援直刃也胡其子蓋先鄭特對句子而目爲直刃猶言其刃外揚耳非通柲而謂之直也黃長睿執此以駁鄭則亦過矣是以書顧命曰執戈上刃上刃云者亦表其是橫出也若直出之器則凡器未有不上刃者何煩特言耶槎客易田二君今日之有功於經學大矣惟易田以芊子之造戈造字爲寢字則有所未安今槎客亦見貽拓本文曰敔之造戟造字更爲明白二器之文足以互證矣

曲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孔疏云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也鐏在尾而鈍据此則孔

沖遠固以戈爲横刄矣說文鐏柲下銅也此語與孔疏鐏在尾更足以相發明耳

竊嘗謂戈之制二鄭及許叔重氏皆見而知之自賈公彥以內爲胡下及曰倨謂胡上句謂胡下以上下字易注中表裏字而轉晦矣注或謂之雞鳴者此語尤妙雞鳴也者象形之詞也雞之喙或俯或仰可也及其鳴則引頸而昻喙乃横出矣戈之立也象之然則援之外更無有也其視戟但無刺而餘皆同故曰平頭戟也往者讀疏文而疑焉得此文疏通證明之意豁然矣嘉禾陸費墀附記

擬師說一

柳子厚以馬鄭二子爲章句師而自謂以文翼道無師之名而有其實善矣而洪興祖乃云學者不歸子厚故其言如此何也蓋馬鄭之學專門執經篤信而可守者不若子厚所謂抑奧揚明疏通廉節之云自爲則精而導人則惑者也是故師者必有所可守以爲質也書曰主善爲師論語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吾觀漢儒斷斷持其師說至數傳而不變者有所可守故也後世師道不立者善無定主而大小皆無可識也故士必先自占一經而後可以擇師而從之爲人師者亦必先自立一經而後不虛所師至其深造自得之妙則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弟子不能必得其師師不敢必求諸

弟子道待其人而已學侯其候而已若乃高談崇論以矜所獨得倡爲人師與夫游移無據而不知所師者厥獘均爾然今時學者之獘又皆不在此其畏人者重繩人其怙已者重人繩之每見坐有數人或曰某事出某書某義作某解其知之者必曰不僅此又舉他以錯互之謂吾不甘承其誨也其不知之者必曰吾亦以爲云爾不甘以爲誨已也長者躬蹈焉幼者熟習焉有面折之羞無謙受之益求其篤信師說而守之也何由哉王文成賞飛賓客導子弟以匪僻之事吾以爲此不待誠者稍惜顔面當不爾矣惟當祝其勿誤吾子弟而求其面斥吾過失而已矣凡吾之爲此說非以警人乃以自

誠也吾幼無師而得名早是以其為說如此當世之邃於養而優於學者或不必慮此乎然吾見朱竹垞以廣譽附於承師而中夜悚然汗浹襟也

擬師說二

天下之學務實而已矣古今之學適用而已矣今有煎金者其金最良或次良極而殺之至於最下之金然皆金也夫且或多其銖兩以準之則下者可以躋於高次良者可以躋最良矣有人焉操銅連鉛錫以假為金則有司得窮治之矣何者物徵於實實徵於用也惟師亦然今將必使天下大而書院小而家塾盡以舉業為俗學時文為卑近也凡童子束髮受書則皆以道統之傳

期之無論一時猝無此等人可爲之師卽使積世累年通儒輩出亦不得人人抱此此願而來受業也且有重可慮者今搆一詩文尚且積習相輕此不足以害道也若使一邑之中里塾不下數十天下之大書院義學不下千百此以道鳴彼以學辨設有好爲同異者樹之幟而滋其議其害於道特甚而毒於世爲不小也明末幾社復社諸人其始不過分肄五經文而其後遂至水火元黃蔓衍一世君子之爲禍反烈於小人不可不防其漸也然則正學其不可急講歟曰安得不熟講也就其近而引之也易爲力圖其遠而致之也難爲功近者不能假而遠者不能不假也今如教人爲時文則必篤守傳

注之人以爲之師精研史漢唐宋諸家義法之人以爲之師則雖一帖括而漸可以得爲文之本矣如敎以策論則必考据源委熟諳經濟博通時事者爲之師敎以詩賦則必審聲律正體裁敎以書法必窮點畫核形聲豈但已哉卽或小數醫卜之流亦必導以樸誠不欺之術所謂千塗萬轍皆可適道也吾嘗見書院爲師者但知看陸平湖講義而屏除范翔體注斯已可敬矣府縣學官但能不顧贄儀厚薄而敎督月課亦已稱職矣訓蒙童者但能課誦諸經全本且略識字則已不素餐矣若必人人與之反本考原進而究聖賢之緒業反恐啟空言之詐而於實用無補所謂篤近而舉遠者此也抑

今日爲師者喫緊之目蓋有二曰戒飲酒曰愼交遊自書院院長以及閭巷一經一家之師日有程月有課明勤誨休尙不能給稍有暇也則宜與後生小子研天下事務利獘究古人言行本末得失之故而無如爲之師者習與其朋輩酒食徵逐甚且博簺於燕几之上甚至招邀聲氣梯榮弋巧中於心術而不可解他日爲人師又復加甚矣沿斯獘也而欲返之於正學之統是猶遠遊者未知里門而遽責以堂室也故因魚門先生之論而附說之

友說

徐鍇曰友二手相順也而古文友與習類學之所以安

也故君子愼焉友者所以化氣質析疑義廣見聞也出處之未信畏吾友焉言行之或疏恃吾友焉鄙僿之未釋須吾友焉故其友之也知友之以友道自處又知其以友道處我也其自待也不以道必不受我以道友之也則弗與之友矣損益之友易見而友之損益難知以其見病之日而後藥之則金石草木皆伐性之具矣其成之也無意而入之也無迹其相習也多遷而其相順爲可懼也幾微之辭色不訣其友幾希之淸夜不欺其友而後千變百折之死生患難不負其友今於安居無事之日相誘以利相慕以勢相煽以聲氣而欲其急難之際有定於中而不能奪夫久要也可得哉然世有大

勇之夫目不識詩書能赴蹈湯火以信於友而窮理養氣之君子或轉有所不逮者千金之璧可輕而破釜是惜簞瓢之茹可樂而孟賁股慄是有存乎平日者非僅以取友論矣同學諸子以續師說後相屬爲友說故作此以見志

酒說

同人相屬爲酒說予不能飲是不知酒也然竊聞諸先君子之說矣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酒正授酒材辨五齊之名酒官監用六物此酒之政令也易占濡首書陳有正有事無彝酒詩稱立之監佐之史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此酒之性情也凡酒之說如是而已陶潛

始有飲酒詩後人或擬之和之白居易有何處難忘酒之詩嗣而作者體格不同要皆極言酒中之趣非止若鄒陽之賦酒已也於是乎酒之性情反入而爲人之性情矣王勣作北山酒經後人續之田錫有麴本草何剡有酒爾疋曹繼善有飲律皇甫崧有醉鄉日月李廌有罰爵典故袁宏道有觴政田藝蘅有醉鄉律令其依託推廣而爲之者尚不一書於是酒之政令變而爲人所寓言之政令矣夫酒自爲性情而必使人而爲人之性情酒本有政令而必變之爲寓言之政令則酒之實義其烏從而求之請以酒之爲字言之古文酉象形也今文酒諧聲也而其从酉則同許愼曰酉就也八月黍成

可爲酎酒然則酉之爲字本因酒也然古文酉本作丣卯丣對待闔闢之象也丣爲春門出萬物也丣爲秋門入萬物也古者儀狄作酒醪在夏后之世而其時但有古文諧聲之法先具於象形者若水在壺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漢志曰酒者天之美祿所以養病扶衰百禮之會非酒不行然古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是以終日飲酒而不得醉也抑吾又有說焉天有十二時兕丣相對爲早晚者也飲於卯則湎溺而於酉則可者日終宴息而不可過也故曰卜其晝不卜其夜亦以示閉藏之義飲足之時至酉而極也若至於夜則已過矣而說者或援詩厭厭夜飲之一言是未知詩者也傳曰夜飲私

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正義曰主則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故曰於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禮之意也夫以詩人曲喻之意擬夜露以為辭此特美膏澤之形容耳而傳者尚必以辭讓之義終之此則湛露之詩固未嘗不與賓筵之詩合矣嘗欲舉此義作卜書說故附綴以為說酒

戒酒說

客曰子之說酒豈說酒哉直戒酒耳此則專為戒酒說而已耳予應之曰惟其然而後其說長也昔周誥之命康叔也毖以酣身勖以剛制猶必先之曰厥父母慶洗

腆用酒且無算之酒著於禮無量之酒著於論語是豈與戒酒有二義乎聖人之惡旨酒聖人之訓酒酒聖人之董治酒正聖人之自理酒德其心一而已矣未有不深於戒酒之理而能言無算無量者也其切陳乎剛制之法戒者乃其所以深喻夫作酒之本原者也客曰然則曷爲而必著爲戒酒之說乎曰所惡乎好以飲爲事者非必其果出於深知醞味深切性情也詞人藝士之流曠達不羈之輩始且借此以爲偷安閒曠之具則大不可也周誥之戒酒非言言皆說崇飲羣飲也其惟曰服休服采其惟曰農父圻父其惟曰乃事乃司不惟不敢亦不暇蓋不敢之心準以不暇而無義不該矣夫人

一日有一日之正務日就月將之不遑日邁月征之不給而何能及於飲酒乎凡天下萬事無不要於節制而酒爲甚酒以成禮也亦卽以敗度酒以成事也亦卽以廢事酒以養人也亦卽以害人然則吾又何暇事事處處刻爲酒防耶其惟曰敬吾德而已矣敬吾事而已矣敬吾身而已矣

戒殺生說

戒殺生之說今人以爲二氏說也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極言網罟之宜除而治經之家集議焉杜少陵詩法自儒家而曰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然則易稱結網罟以畋魚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老者可以無失肉矣數

罟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是又豈有二義歟然而中古以還聖人之制法也日以密則所以濟其不及補其不足者亦日以周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不戒也故曰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遠庖廚也是則戒殺生者酌其宜通其變順而易行也戒殺者不自我特殺也夫如是則非迂濶之談矣非二氏之學矣揆諸時審諸勢矣乃吝則竊欲反諸己焉何者凡饗祀燕賓之外則惟自養而已易曰頤貞吉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啻爲尺寸之膚哉吾嘗謂觀所養卽觀其自養則山谷食時五觀之義畢具矣人一日間而所養備焉豈必殺生哉一簞豆之

粟粒一顆之井華皆受造物之膏澤毋飯即思何脩而克受之是以一粒之墜拾虔奉將之一勺之飄灑謹護持之推此義也有飫我以膾脔充我以鼎烹者其益加敬承自課自問何福以消除之更不知其幾什百倍矣而更何有自加特殺之一悰容乎其間也哉故曰惟口啟羞惟甲冑啟戎勿謂一言語之易出猶夫視甲冑與戎之凜愼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勿謂一衣服之華不猶見干戈省躬之惕志也凡一切日用出入動止胥視諸此則吉祥虛白常自湛然又安得有一蝦蛤之涓沸來吾靜鏡者而違言戒乎

杜詩精熟文選理理字說

自宋人嚴儀卿以禪喻詩近日新城王氏宗之於是有不涉理路之說而獨辯以處夫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理字且有以宋詩近於道學者爲宋詩病因而上下古今之詩以其凡涉於理路者皆爲詩之病僅僅不敢以此爲少陵病耳然則孰是而孰非耶曰皆是也客曰然則白沙定山之宗擊壤也詩之正則耶曰非也少陵所謂理者非夫擊壤之流爲白沙定山者也客曰理有二歟曰理安得有二哉顧所見何如耳杜之言理也蓋根極於六經矣曰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易之理也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書之理也曰春官驗討論禮之理也曰天王狩太白春秋之理也其他推闡事變究極

物則者蓋不可以指屈則夫大輅椎輪之旨沿波而討原者非杜莫能證明也然則何以別夫擊壤之開陳莊者歟曰理之中通也而理不外露故俟讀者而後知之云爾若白沙定山之爲擊壤派也則直言理耳非詩之言理也故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善言文理者也理者治玉也字从玉从里聲其在於人則肌理也其在於樂則條理也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經也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且蕭氏之爲選也首原夫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所謂事出於沉思者惟杜詩之眞實足以當之而或僅以藻繢目之不亦誣乎自王新城究論唐賢三昧之所以然學者漸由是

得詩之正脈而未免歧視理與詞爲二途者則不善學者之過也而矯之者又或直以理路爲詩遂蹈白沙定山一派致啟詩人之訾謷則又不足以發明六義之奧而徒事於紛爭疑惑皆所謂泥者也必知此義然後見少陵之貫徹上下無所不該學者稍偏於一隅則皆不得其正豈可以矜心躁氣求之哉但憾不能熟精而已矣

韓詩雅麗理訓詁理字說

近有疑此篇理字者故不得不爲之說曰理者綜理也經理也條理也尚書之文直陳其事而詩以理之也直陳其事者非直言之所能理故必雅麗而後能理之雅

正也麗葩也韓子又謂詩正而葩者是也凡治國家者謂之理治樂者謂之理治玉者謂之理治絲者謂之理故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得與失皆理也又曰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形與繫皆理也又曰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經與緯皆理也理之義備矣哉然則訓詁者聖王之作也理則孰理之歟曰作是詩者不知也及其成也自然有以理之此下句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此卽理字自注也理者聖人理之而已矣凡物不得其理則借議論以發之得其理則和矣豈議論所能到哉至於不涉議論而理字之渾然天成不

待言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斯

評陸堂詩

陸堂詩不評可也以其目杜爲罪魁不得不說之彼固云罪魁而功首是欲揚先抑之詞然而已謬矣彼蓋謂杜其有宋元格杜詩曷嘗非含孕宋元乎然彼亦不自知此爲何語也昔王漁洋嘗斥白香山爲屠沽矣白公之廣大豈以漁洋此語而減價乎然白詩亦實有不擇俚俗不避直率者原無怪漁洋議之且卽使漁洋不應議白詩而漁洋本自高挹羣言獨標古淡則其勝口於白公也卽使太過猶可諒之若陸堂者專爲尖刻取勝全不知古人渾厚意而妄議焉可乎其集最擅譽者花

龕三十首耳此僅與謝宗可瞿宗吉爭勝豈得遠企前人其詩題乃至有園柳垂絲紅桃掩映云云爲題目者其每卷自標集名夫自名某集或以其事或以其官或以其地據實卽事可也今陸堂自題其集則曰洛如曰潛虬之類皆臆造名義以題其集此何說也花龕詩取六朝唐宋詩料以入花類可也於杏花取夢孔子入詩此豈敬謹之道乎事亡如事存對存而言以見禮制也自稱其母曰亡母此豈人子所宜出乎杜詩之具宋元格也本所應有也詩至於杜而天地之元氣暢洩於此天地之大無所不包日月之明無所不照天縱之聖無所不能卽至卜筮星命相宅醫術無不託原易卦聖人

見天下之賾而盡利盡神何所不備安得以此爲聖經病乎且杜法之該攝中晚唐該極宋元者正見其量之足而神之全也善讀杜者則知其筆尖處即其筆圓處也至若後人不善學者則但見其形不見其神於是用尖筆者不能用圓筆矣其讀古人至用尖筆處竟莫知其爲筆圓矣竇尚輦論褚書曰澆漓後學得無罪乎此後學自蹈於罪非褚之罪也愚嘗謂竇氏在唐時亦深見後學之流弊不得已而爲此言而杜詩又非褚書比矣論詩惟元遺山於蘇詩有滄海橫流之慮此與竇論褚書正同愚嘗作文辨之皆不得謂其僭議古人此爲學者慎導之計顧宜善體會耳若論杜詩則自有詩教

以來溫柔敦厚必歸諸杜興觀羣怨必合諸杜上下古今萬法源委必衷諸杜才人學人千百其家從未有陸堂之輕肆下筆者近日何義門於研析音韻之學斥顧亭林曰小人無忌憚以義門之所造詣尚不敵亭林十分之一豈可作此評哉若移此語以評陸堂之集則庶乎其允當矣

貞女說爲管室徐貞女題

世人有論女未成婦不必守節者此經生之謬也曾子問曰婿之父母死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

禮也此經所謂弗敢嫁所謂而後嫁者陳氏澔竟以婿不取則此女嫁於他族此其爲悖理害道甚矣鄭注孔疏亦未嘗明析以致之也且孔疏有婿別娶之說則亦猶然陳澔說也不知此經所謂弗敢嫁者謂不敢遽從吉也而後嫁者謂婿若終不忍取則女家以婿歸之也羅氏鄧氏之說是也蓋必明乎此乃見從一而終之義乃見女之所謂貞婦之所謂節者其義一也而況其事更有至難者耶後儒如歸熙甫尙不免沿此誤而文士遇貞女之事徒以空言文藻譽之是終無以大白其節義於天壤也故因題管室徐貞女之事而發明之

錢東垣字說

錢子既勤得古瓦文曰丼因援大射儀鄭注豐从豆曲聲以證此即豐字也程易疇謂說文不言曲字惟鄭有曲聲之注當据瓦文以明鄭許之合愚攷說文此條而知非許鄭之異也昔嘗以黃公紹韻會所引說文校補之矣韻會引說文豐字曰从豆从曲象形是黃公紹所見說文舊本如此然則今無从曲之文者徐氏所刪耳準此言之則大射疏所云以曲爲聲者正合許氏之恉且疏又云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据此疏文則曲乃豐之本字而丼乃豐之古文審矣既勤既定此瓦爲文王豐宮之物說者又疑是漢初新豐宮室所施然漢志應

劭注未言作宮之制而詩箋明言作宮之文豈得以其時太遠而疑之歟抑愚更有說者賈疏既以本字之豐久不著於經則是經典相承以來皆用曲字夫以經典相承久不用之字而施於新徙之里居乎此又不待辨而知非漢瓦者也既非漢瓦則推而上之更無他書可据安得以既勤所攷爲迂遠也愚昔見侯官林吉人漢瓦詩册其小印曰且閑蓋以自寓佶名也今既勤得是瓦裝於册予因題曰維豐州堂以寓其名視吉人爲尤切矣

既勤說

予雅不喜爲人作字說而於錢子之字有不能已於言

者仍不以字說目之錢子年少篤學以所業讀孟之文寄予沈博而知要今之學人所罕見也其名曰東垣而字以既勤然傳疏皆以已勤爲訓矣夫少年銳進之始而曰已勤乎此不可不慎也蔡傳於此下今王既勤之文以盡力爲訓而此節旣字無訓則猶云已勤也夫豈陳誠以盡力爲正而著訓則否耶以愚度之此篇既字皆於已然而兼訓盡力也若學者所以自勗則不當取其已然而當專取其盡力也吾嘗中夜起坐心觀所養因悟周易嚮晦入宴息之息非止息也蓋滋息也故嘗謂燕禮賓爲苟敬湯盤苟日新之苟皆當作自急勑義鄭以爲苟且固非即以苟爲誠亦非也今日與詹事辛

稽先生話別及此遂書以爲錢子朂焉吾且因以自朂而遍告吾學侶也矣豈區區字說之謂哉

丁受堂字說

房山丁生兆隆於予中表兄弟也意似良自下者不顧所擇而從鄙人遊旣有字矣請爲別字予進而驗之曰易曰謙亨君子有終書曰謙受益迺時於座右書此二言抑又念吾輩少年意氣盛壯若不可遏抑豈其貌爲謙退可以融貫表裏者耶近一二年與陸子象星往復論說頗知變化氣質而磨礱浸潤之方自覺去之益遠山谷云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不第爲學書言之也生字曰吉占合之其名是所謂亨且益者耶余以爲在

所以受之者如何也爲別字曰受堂而舉予所自矢者示之癸酉秋八月二十四日燈下湛冶卿堂稾是稾不存於篋至今二十六年矣中間予奉使於外與受堂不相見者且十年歲癸巳予受　詔纂四庫書受堂始以孝廉校錄書籍時時相與追憶往事越二年乙未受堂成進士又三年爲予大兒樹端聘受堂長女益相過從從容道故而受堂出是稾要予重書昔年剴切諄復之味如在目前而受堂亦將筮仕矣獨慚予之問學視昔未有加進耳

黃詩逆筆說

偶見梧門劄記援愚說山谷詩用逆筆而其言不詳恐

觀者不曉也逆筆者卽南唐後主作書撥鐙法也逆固順之對順有何害而必逆之逆者意未起而先迎之勢將伸而反蓄之右軍之書勢似欹而反正豈其果欹乎非欹無以得其正也逆筆者戒其滑下也滑下者順勢也故逆筆以制之長瀾抒瀉中時時有節制焉則無所用其逆矣事事言情處處見提掇焉則無所庸其逆矣然而胸所欲陳事所欲詳其不能自爲檢攝者亦勢也定以山谷之書卷典故非襞績爲工也比與寄託非借境爲飾也要亦不外乎虛實乘承陰陽翕闢之義而已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則道之大者就其精義入神言也若下而就至淺者言則

米老作書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又何嘗非此義乎凡用筆四無依傍則謂之瘦傳以肉彩則謂之肥乃坡公墨妙亭詩譏杜之貴瘦而卻有細筋入骨之句則肥瘦豈二義歟知瘦肥非二則順與逆欹與正非二也可與立乃可與權中道而立其機躍如夫道一而已矣

尖圓肥瘦說

用筆有尖圓故結體有肥瘦尖筆而純任自然則尖筆之瘦尖筆而加藻飾則尖筆之肥也圓筆純任自然則圓筆之瘦圓筆而加藻飾則圓筆之肥也古今來尖筆而肥者楊廉夫也尖而瘦者或屬樊樹也然由樊樹以問廉夫又若欲兼有其圓者豈樊樹能勝廉夫歟吾不

敢知也圓筆之瘦則山谷也圓筆而肥則凡競言肉彩
者家隋珠而戶和璧矣吾更不敢知也然則尖每易瘦
圓每易肥乎尖筆與圓筆較之豈曰尖勝乎就瘦體與
肥體較之則肥遜於瘦多矣何者肥則易滋僞也瘦則
易見眞也是以杜評書貴瘦而蘇矯之相者取肥究非
能識眞也夫惟肥不剩肉瘦不剩骨古今書惟一王右
軍古今詩惟一杜少陵耳天地造化由質而文人之生
也由骨而生肉然則入手之功其必由尖而瘦耶然而
結體由於用筆請以筆喻試問縛毫作筆者先尖乎先
圓乎則尖必隨其圓圓則求其尖孰先成焉孰後及焉
造筆者無成見故用筆無成見若見古人用筆之尖而

欲以尖筆救之見古人圓筆而欲以圓筆救之未有不滯者也然則將如何而二筆如一筆皆得其所以然乎吾則爲進一解曰用活筆而巳活筆斯不呆不滯而尖者圓者皆眞筆矣不浮不飾而瘦者肥者皆眞物矣夫然後可免於剪綵之爲花刻木之爲魚内求之於立品求之於胸次焉外求之於書卷求之於講習焉尖圓肥瘦夫豈二事也哉